

美国式“关系”之高考

□张萍萍

又是一年高考季,学子辛苦,家长煎熬。虽然已经多了自主招生,已经有了出国留学,但对绝大多数学子,特别是寒门学子来说,这似乎是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可以抛却菜瓜肉藤般纠缠的“关系”,进行公平竞争的机会。于是,即使是饱受诟病,我们的高考制度依然要在保持大框架不变的基础上推行下去,绝大多数的学子,还是要通过十年寒窗苦读来公平地获取人生中第一次通过拼搏实现鲤鱼跳龙门的飞跃。

与很多国家相比,我们的高考还是最公平的。就拿一直将“平等”标榜于核心价值观层面的美国来说,它的高考就是赤裸裸的“关系”比拼和较量。

首先,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绝大多数大学的申请表上都有这样一栏:“父母是否为本校校友。”如果你填了“是”,那么,恭喜你,你的被录取几率将大大增加。如果你的父母为该校捐过款,那么你被录取的希望又增加一个重要筹码。哪怕只是你的亲属中有该校校友,你的几率也会比一般人高得多。美国权威教育机构Kaplan曾对400所大学的录取招生官做过一个调查:“你认识的人”在本科录取中是不是会作为考虑因素?结果发现,有校友亲属关系的申请者被录取的几率竟然高达45%。以哈佛大学为例,有校友亲属关系的申请者被录取几率为45%,是没有“关系”的申请者的4倍!最著名的例子或许就是小布什,因为父亲老布什是耶鲁校友,虽然在中学成绩都要算作糟糕,小布什也顺利进入了这所一般人望尘莫及的“常青藤”名校。

进入大学后,美国式“关系”发挥的作用才刚刚开始。美国大学中各式各样的社团,就是鼓励大家编织关系、搭建人脉的重要平台。除了要应对各科所修的学分,绝大多数美国大学生必须加入适合自己的,能够崭露头角的、对今后人生发展起到一定作用的社团,包括兄弟会(Fraternity)、协会(Association)和俱乐部(Club)。这些协会中最凶猛的恐怕就是耶鲁大学的“骷髅会”了。它也被称为“死亡兄弟会”,从19世纪30年代建立以来,其势力目前已渗透到美国各个研究部门、外交政策、财政部门、传媒和政府机构,他们间的“近亲繁殖”,已使美国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患上了“黑死病”。

即使是普通学生,大学期间也一定要培养一个好的社会基础,这样才能帮助自己尽快完成职场规划,实现人生目标。曾经有朋友的女儿在选择大学时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女孩成绩很好,热爱新闻,从小的理想是获得普利策奖。然而在申请大学时,家人和她所做的最后选择却是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石油工程专业。德州农工大也是一所不错的大学,在全国排名达到过五十几名,但是,正如校名所体现的,该校的强项是理工科。女孩最后选择它,只是因为在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导致的来势凶猛的裁员潮中,该校该专业和社团的毕业生却很少失业,因为在德克萨斯州,几乎所有大企业中的人事主管(HR)都毕业于德州农工大。于是,你懂的。

可见,有的地方就是社会,凡社会就离不开“关系”。当然,由于宗教中诚实、互助、奉献等精神的影响,美国式“关系”的使用大多是摆在桌面上的,很多人在运用自己的能力讲关系时也大都不计回报。更重要的是,任何“关系”的运用都必须在法律许可的框架下进行,否则,受到的惩罚也将相当严厉。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如果发生交通违章,中国人一般都是习惯性地马上下车,向警察求求情,甚至拉拉关系,尽管这样的努力目前已经不再有什么作用;美国人则必须老老实实待在车里,否则,如果你和警察拉关系、递个烟什么的,你将可能面临行贿的指控被告上法庭,如果你在车里乱说乱动,甚至想下车和警察撕扯扯,很可能立刻会被当成袭警嫌疑人开枪射杀。每年,在美国因为警察执行公务开枪的案件,都有数千起。

(本文作者为休斯敦大学访问学者,文学博士)



名家言

迷路



□李亦

沿着那条路往山上走,我与妻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停下回望村庄,这确实不是原来的村子了。原来的村子全是平房,现在差不多都是三层楼。

乡野是人类的子宫,住在水泥墙内的城里人总会无端怀恋。幸好乡下大都有亲戚,隔三差五地走一趟,彼此都满足了某种心愿。

山那边的亲戚家有一大片果园,每年从树枝抽芽到果子收摘,我们总要去几趟。果树虽不是我栽种,但看着果林变绿、开花、结果,心里却有了异常的美意和神秘感。这神秘不与别人说,别人会用植物的光合作用原理帮我解释。这样的解释无法解开我心里的谜团。自然界包含无限的神性,神性是无论多么发达的科学也说不清的。

走在乡下,记忆中的参照物都来自自然,一道坎、一棵树、一潭水,都会自愿为你引路,你的方向错不了。

可没想到,这一回却迷路了。在那条不知道走过多少次的路上却找不到亲戚的大门。沿着那条路往山上走,我与妻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停下回望村庄,这确实不是原来的村子了。原来的村子全是平房,现在差不多都是三层楼。

说那些房子是楼房有些勉强,只见在各家房顶上长出了房子模样的粗陋洞壳,大块轻便灰砖摆积木一样叠加起来,组成大小不等的框架,没有钢筋,也不用水泥、石灰黏合。门窗是空的,墙体不但透风还透阳光,大雨是挡不住,小雨也会透到里面,幸好上面压了些水泥

条板,否则大风一吹都会散了架。

从前宅子之间的那些空地,也都生出了这种叫做房子的全无居住意义的建筑物。放眼四望,到处是难看的新墙和建筑垃圾,街上淌着脏水,烂菜叶、破衣服随处可见。这不是原来的村子,这不是原来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地方。或许这将成为一个没有历史意义的遗迹。

亲戚告诉我,建这些东西全是为了拆迁。有了这些临时建筑,拆迁面积就会大大增加。亲戚家的村子本是窝在山坳里果园的一部分,如果拆迁,果园和绿色将不复存在。

即便这样弄假得利,村民对拆迁也还是不满。他们不愿意把耕地变成那种像房子的建筑,更不愿意把自己的村子变成城市,即便拆迁可得到高楼的一套或几套单元房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从此他们就要告别土地了,而土地不仅是他们谋生的资本,还是他们的最好归宿。

失去了土地,他们也将失去所有依傍。可他们挡不住城市化进军的步伐。

一想到拆迁,就不寒而栗。一个一平方公里的村庄拆建,就会带来数平方公里持续几年的扬尘和噪声。原因很简单,拆迁就是把房屋变成垃圾再在垃圾堆里建造新房的过程。这个过程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不言自明,可我们的城市建房正全面开花,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植被和绿色从城市边缘向后一退再退,大山挡不住,森林挡不住,河流挡不住,乡野日渐稀少。持续不断的扬尘最终累积成了可怕的霾,持续不断的噪声最

终让一个个大脑失去了安

宁。

在房顶上加盖两层像房子的东西,面积在五百到一千平方米之内,需要水泥沙子砖瓦等建材十几卡车,运输造成的污染和噪声已经很难让人忍受,但这也才是污染和噪声的开始,更严重的污染和噪声还在后面,运进来安装到房顶上的这些材料,只是摆摆样子,用不了多久,大型挖掘机就会像捣蒜一样把它们捣碎,扑天的扬尘俨然是被轰炸过的战场,在烟尘中,大卡车再把拉进来的建材(此时已成建筑垃圾)拉到郊外某个地方倒掉(田地也跟着遭殃)。此后开始了新一轮更大的运输建筑工程。这样看来,第一个运输建筑工程令人费解,它的意义就在于拆迁补偿面积的增加。

这样直白地造假政府自然不会赞成,但如果造假得不到利益,后面就没有效仿者了。显然一家几百平米甚至上千平米的拆迁面积不实,可这种不实似乎并没有影响补偿。

没有别的补偿办法了吗?

第一轮造假建设显然是人为的浪费,是家庭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好比烧了钱再伸手向国库拿。如果按人口补偿,按土地补偿,按一种更合理的细分办法补偿,谁还费力费钱再在房顶上建那种连“干打垒”都不如的东西?

面对我的疑问,亲戚沉默了一会儿说,不造假谁还去求他们?送少了也不办事!我无言以对。我们社会的许多顽疾都是根深蒂固的,想一朝铲除谈何容易!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碎碎念

好日子不能被股票套住

□杨莹

如今的饭局,主题似乎只有一个:股票。

今天的话头是小武的媳妇小丽先提出来的。进门时她还低着头看手机,边寒暄边扫微信,随即一惊一乍地拍小武的头:“看看,人家小李炒半年股买了辆车!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你的股商真让人着急!”小武被老婆打得直咧嘴,但没接腔。

丁姐笑了:“人比人得气死人!昨天我还在和同事嘚瑟自己赚了七万多,今天就在小武的同学这儿遭到了打击。”

小丽赶紧和丁姐套近乎,打听她买的啥股,现在多少钱一只,还有没有上升的空间。

丁姐谦虚地直摆手:“我这算啥?人家五哥才牛,都快成百万富翁了!”

小丽惊得要掉下巴,五哥语气淡淡地声明:“别问我,我啥都不懂,都是我同学教我的,他咋说我就做。人家才是真正的牛人,从去年七月到现在获利达到八位数!”

小丽手里的杯子差点掉到地上,嫉妒得眼珠子都要飞出来了。就小城的工资水平,一年加班加点,也挣不到五万块钱,人家手指头动动,一年挣了你一辈子的钱还不止。大家都在炒股,差距咋这么大呢?还让人活不活了?当你在为自己赚了几个鸡蛋沾沾自喜时,人家欢天喜地抱了只老母鸡回来;当你觉得自己的老母鸡挺肥美时,人家兴高采烈开了台拖拉机走了;当你驾着拖拉机得意地在农场驰骋时,人家却驾着飞机冲上云霄……

一顿饭吃得人七荤八素的,千般滋味在肚里打转,最后万味合一汇成醋,回味饭局吃的啥,除了酸溜溜,还是酸溜溜。

我不会炒股,却也感受到了莫名的压力,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莫名其妙的火,直想找人吵一架。

晚上,我和老公照例去散步,遇到了垂头丧气的小武,他像见到亲人一样,委屈地向我们大倒苦水。

小武说,饭局结束,在回家的路上,小丽就因为炒股与他吵开了,说什么人家吃肉,咱们连香味也没闻到。吵到最后,年轻气盛的小两口在大街上动起了手。小武有家难回,在街上溜达半天了,这会儿正左右为难。

老公看了我一眼,不动声色地笑了。在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老婆之后,别人家的股票也华丽丽地摇身一变,成为家庭大战的导火索了。

我和老公配合默契,你一言我一语,讲道理摆事实,总算把小武紧锁的眉头抚弄开了。

临别,我语重心长地劝小武:“男子汉大丈夫,肚量放大些。回去哄哄小丽,就过去了。听她的,咱们的好日子不能被别人家的股票给套住了。”

小武走后,老公意味深长地冲我伸出大拇指:“老婆,你真不愧为文艺女青年,说话就是有水平,总结得真经典。咱们的好日子不能被别人家的股票套住了!这话我们都得好好的记住。”

我脸一红。为别人家的股票吵架的可不止小武两口子,下午我和老公也吵了一架呢。我埋怨他只知道玩,不知道理财,他挖苦我除了埋怨啥也不会。你揭我的短,我出你的丑,吵到最后,别人家的股票不知跑哪里去了,我俩却都成了丑陋不堪的人,不由得气极而笑。既然是笨蛋一双,说明是天生一对,绝配啊,还吵啥呢?

别人家的股票再赚钱,也是别人家的事。对我们这对股盲来说,过好自己波澜不惊的小日子,健康快乐地生活,就足够了。